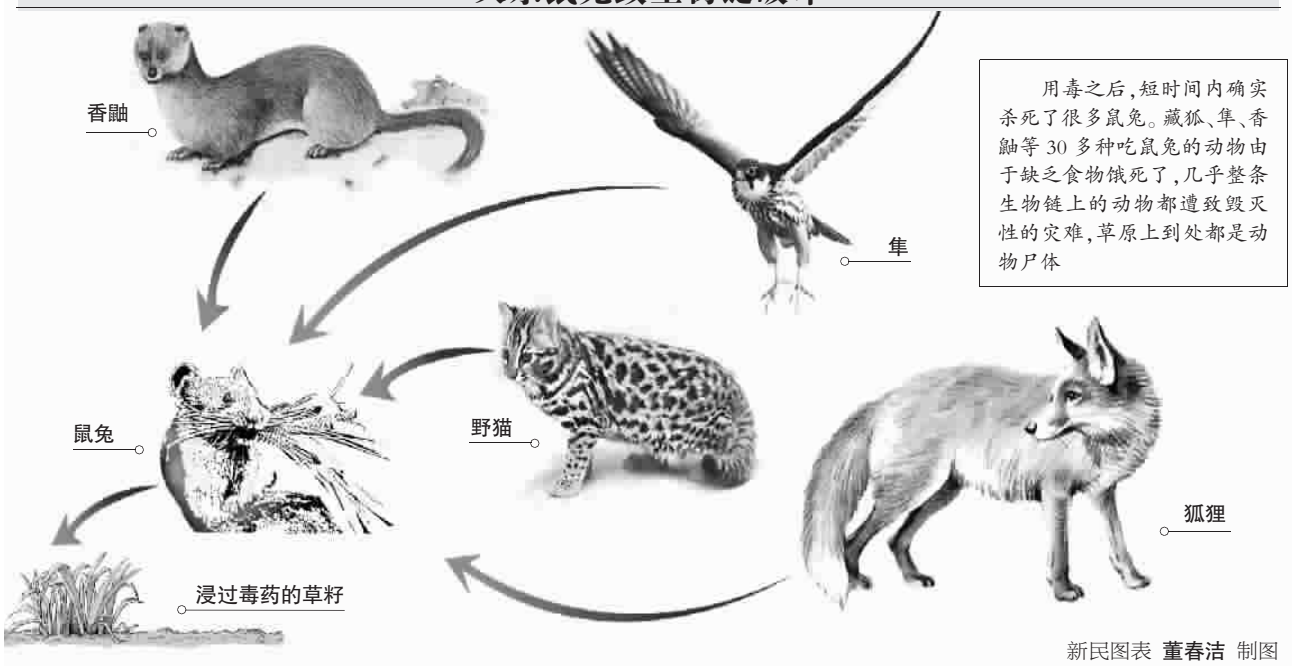
灭杀鼠兔致生物链破坏



用毒之后,短时间内确实杀死了很多鼠兔。藏狐、隼、香鼬等30多种吃鼠兔的动物由于缺乏食物饿死了,几乎整条生物链上的动物都遭致毁灭性的灾难,草原上到处都是动物尸体

新民图表 **董春洁** 制图

(上接A14版)

种草灭鼠,好心办了坏事?

治理黑土滩是国家三江源生态恢复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在克索沟,我们遇到了来种披碱草的队伍,由于天气原因,拖拉机无法工作,他们正在路边上休整。草籽袋上写着“海晏金银滩草原生态建设有限公司”。

领队吴延录介绍,他们在这里种草已经有三四个年头了,之前主要靠人力翻土、播种,今年添置了拖拉机,效率高了很多。顺利的话,一天能种300多亩地。正常情况下这些草20多天就能长起来,但是也有的地一直都长不起来,或者刚长出来就又被鼠兔吃了。对自己的工作成果,吴延录很满意:“以前进来的时候这里都是黑土,现在好多了。”可是对他的结论,土巴却很疑惑,反复问李黎:“你也觉得草场恢复了么?”

同样不赞同的还有克索大队的支部书记乃高:“真正需要治理的黑土滩大多分布在山坡上,可是大型设备上不去,种草队伍一般就没去种,平地上本来有点草,牲畜还可以吃,他们却全给翻掉了,短时间内,牛羊能吃的草又少了,而且草能不能长起来谁也不知道。”

除了种草的方式值得商榷,该不该灭鼠兔也必须讨论。这不仅和佛教中不杀生的信条相悖,并且用毒药灭鼠兔的方式杀死的也不仅仅是鼠兔,而是高原上几乎所有动物。

■ 草原上的旱獭

在很多专家的眼中,鼠兔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牧草,而且其啃食、掘洞、堆土等活动加速了草场退化、地表裸露,导致黑土滩出现,黑土滩再经过自然风化,就会最终变成沙漠、荒漠。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决心治理鼠兔。1984年,和很多地方一样,白玉村领到了一种澳大利亚的毒药,只要把草籽浸泡在毒药中,再放到鼠兔洞口,鼠兔吃了就会中毒身亡。这种毒药向村民免费发放,所有的村民被要求使用。他们没有经过培训,不知道具体的剂量,也不知道使用之后可能造成的危害。

用毒之后,短时间内确实杀死了很多鼠兔。但是很快,误食了有毒草籽的羊死了;藏狐、猎隼、香鼬等30多种吃鼠兔的动物因为缺乏食物饿死了;这些毒药更是通过食物链直接或间接地危及顶级捕食者棕熊、雪豹的生存,使它们濒危的状况雪上加霜。几乎整条生物链上的动物都遭致了毁灭性的灾难,草原上到处都是动物尸体。

到了第二年,繁殖能力很强的鼠兔又多了起来,重新开始打洞,对草场形成威胁。牧民们又开始放毒杀鼠兔。动物死就死了,为了杀鼠兔,牧民哪里顾得了这么多。据素杰回忆,这种毒前后用了10年。

鼠兔每年都能恢复到去年相近的水平,但是很多受到鼠兔数量波动影响的高级动物种群却至今未能恢复。

垃圾之乡,有路进无路出?

冰川在融化,草原在退化,动物在减少,但也有一样东西在青藏高原逐年增加——垃圾。塑料、玻璃、泡沫、包装袋,随着藏区的开放,这些难以降解的垃圾随着外来的食品、用品和旅客被带入。在城市,一个塑料瓶可以卖1毛钱,有专业的厂家回收再利用,但是在高原上,这些“可回收”垃圾却成了污染草原、河流的祸首。

在白玉村村政府所在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垃圾山,不少村民把垃圾倾倒到这里,一眼望去,满山都是垃圾。如果路过的时候正好起风,就可能被吹得一身都是。

藏族的传统里并没有垃圾。他们吃肉,喝奶,骨头扔到草场上,狗会叼去啃食,不吃的一段时间后也会化为肥料;穿的衣服都是羊皮、牛皮做的,穿破了丢在草里,一个夏天衣服就化了,遁迹在土壤中。所以藏族人的生活习惯就是随处丢弃废物,没有垃圾的概念。

但是随着外来物的涌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孩子们吃到了彩色袋子包装的糖果,女人穿上了尼龙线织成的漂亮衣服,男人喝到了塑料瓶分装的多味饮料。这里的垃圾问题便一发不可收拾。一方面,垃圾产生的速度很快,很多廉价衣服可能穿几个月就破了,条件好了,没什么人会缝补,破了就直接扔了;另一方面,大家也没有处理垃圾的意识,都是随地丢弃,还有人喜欢把垃圾直接扔在河里,觉得这样垃圾就被带下去了,结果年保玉则每条河里都堆满了垃圾。

那措和家人在村口开了一家小旅社,不仅是住店的旅人,还有她家里三十多口人,每天都在生产垃圾,这令她忧心忡忡:“我们小时候吃的都是糌粑、酥油、牛羊乳,可是这些孩子都不爱吃了,嫌有味道或是太油腻,他们都喜欢吃外面来的东西,但那些东西一半都是垃圾啊!”要处理这些垃圾,那措觉得技术上很简单,只要政府派几个人再找辆车把垃圾运出去就行了,但是她对政府却有一种莫名的不信任:“我们这是乡,乡后面有县、州、省。乡离省好远好远,这个问题就算上报了,也很可能中间哪里出了岔子,报不上去。说了不说都一样。”

同样苦恼的还有扎西。前几年,有个四川商人出了18万元让扎西用来清理垃圾。扎西发动了村民一起来捡垃圾,并用了4万元给他们发工钱。2个月里,垃圾全捡干净了,河里连个瓶盖都找不到。可是好景不长,第二年垃圾又都回来了。扎西想再捡一次,结果老百姓却只在意:“这次给多少钱?”扎西很生气:“你们知不知道捡垃圾是为了你们自己而不是为了我们?”他把剩下的14万元还给了商人。他知道,要想清理这些垃圾,一定有,也需要有更好的办法。

拯救雪豹,拯救生态

雪豹是一种生活在青藏高原和中亚高山的神秘大型猫科动物,皮毛灰白色,比较蓬松,上面散布着玫瑰样的黑色花纹,有一条几乎与身体等长的粗大尾巴,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三江源保留着雪豹最完整的栖息地。据化石记录推测,最早的雪豹原型出现于中国西藏自治区扎达县一带,距今约440万年前。

由于雪豹行踪隐蔽,其栖息地海拔高、地形陡峭,常人难以到达,迄今为止人们对雪豹的生存状况所知甚少。基于非常有限的数据估计,全世界雪豹的栖息地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,在野外仅存约4510-7350只。其中,中国拥有的雪豹栖息地和种群数量超过60%。

人豹冲突

在藏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,一个喇嘛到一个山洞中修行,条件非常艰苦。不久一只雪豹也看上了这里,打探了一圈后,雪豹叼来了自己的孩子,也在洞中安顿下来。喇嘛十分害怕,窝在角落里不敢出声。不久,雪豹离开了山洞,可是原本给他送饭的小徒弟一直没来。在他感觉撑不下去的时候,雪豹却回来了,还给他带回了一只刚捕到的羊。喇嘛这才发现,雪豹当他是朋友。

可是现实中,牧民和雪豹的关系却很紧张。雪豹吃牦牛,吃绵羊,又是保护动物,损失了羊的牧民不能捕杀,也无处求偿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员工曾接触了三江源地区4个州14个县41个乡村的144户人家。在拥有家畜的138个牧户中,有118户(86%)在过去的一年中都曾有家畜被捕食,其中被雪豹捕食过家畜的牧户占到45%。

有牧民忍不住猎杀雪豹,再加上豹骨作为虎骨的替代品一直都有很大的市场需求,价格也很高,盗猎屡禁不止。有数据显示,1990~2011年我国至少有432只雪豹死于当地牧民的报复性猎杀和外来人的盗猎。

峭壁生存

为了研究雪豹的保护,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从2009年开始来到三江源。队员们踏遍整个三江源地区寻找雪豹留下的足迹、刨坑、粪便和气味标记等。从采集到的数据来分析,雪豹倾向于生活在海拔较高、年均温较低、多石山和草地、且地形陡峭的地方。它们喜欢沿着地势的边缘,比如山脊线、峭壁或者山涧底部行走。

研究人员把红外触发相机隐藏在雪豹经常行走路径的两旁,拍到了大量雪豹以及同域分布的其他动物照片,再用斑点形状、大小做个体识别建立模型,经过仔细比对,三江源地区索加乡北部约1300平方公里的雪豹适宜栖息地雪豹个体有41±7只。

他们又用粪便中未消化的毛发来鉴别雪豹的食物。分析结果表明,岩羊、高原兔、旱獭、鼠兔、仓鼠、牦牛、马、山羊、绵羊,甚至植物,雪豹都吃,其中野生岩羊占到雪豹食用生物量的58.1%,家畜的食用量也占到了一个很大的比例,达到33.8%。“我们发现,在岩羊密度高的地方,雪豹捕食家畜明显减少。所以如果在雪豹和牧民冲突严重的地方,恢复雪豹的野生食物种群,很可能会减少雪豹对于家畜的捕食,缓减冲突。”从事此项调研的一位山水员工说。

全面保护

珍稀的雪豹正面临威胁。无论是国家、非政府组织还是当地的百姓都在想办法。

5月27日,中国国家林业局等有关部门共同启动了“中国雪豹保护优先行动计划”,计划用10年时间,在青藏高原、三江源、祁连山等重点区域建设30个雪豹保护区,实行全面禁猎和生态补偿双向措施。

为了缓解雪豹和牧民的冲突,山水设立了家畜保险基金,让当地的林业局、寺庙和牧民都来出资,并用看管得力作为补偿前提。一旦家畜被雪豹伤害,尽到看管家畜责任的牧民就能够得到补偿。

山水还通过签订协议,把保护生态的主动权授予当地百姓。在玉树云塔村,山水成立了巡护队,监测雪豹和岩羊。牧民认为保护好雪豹,就能抵御外来开矿的人,就能保护神山,保护水源,所以他们积极性很高。“百姓骑着骏马和摩托巡逻,负责保护动物和环境,我们每3个月监测一次,保护状况好的就发放奖金。”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、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说,“当地牧民自发种树、巡山、清理垃圾。目前,这一模式正在三江源地区推行。”